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苏联卷

6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苏联卷

6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 琨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6
苏 联 卷(6)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875 插页 6 字数 569 千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66-2/1·456
定价:29.00 元

内 容 简 介

苏联卷(6)收集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星》、《一寸土》、《索特尼科夫》等四部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写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与德寇的长期相持直至反攻；《一寸土》表现苏联军民绝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决心与气概；《索特尼科夫》描写游击队员索特尼科夫以病弱的身体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凶残的敌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星》描写潜入德军营地的苏军侦察小分队神奇的侦察活动。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罗大冈 林 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

编 委 会

总 主 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 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 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 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 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 埃
陈 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 羽	张 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 婴	施咸荣	殷 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 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 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苏联卷编委会

主 编:李辉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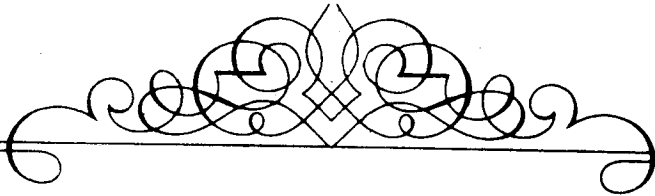
副主编:钱善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蜀平 李明滨 李辉凡 张 捷 钱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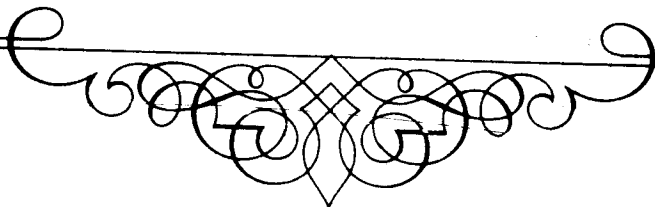
目 录

编辑凡例.....	1
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	[苏]维·涅克拉索夫著 李辉凡译 1
星	[苏]埃·卡扎凯维奇著 蒋路译 297
一寸土	[苏]格·巴克兰诺夫著 良年少译 379
索特尼科夫	[苏]瓦·贝科夫著 杜奉真译 555



在斯大林格勒 战壕里

[苏]维·涅克拉索夫 著
李辉凡 译



ВИКТОР ПЛАТОНОВИЧ НЕКРАСОВ

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

据 Го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58 г. 译出



第一部

撤退的命令来得十分突然。昨天师参谋部刚刚下达了修筑防御工事的全面计划——建立第二道防线，修补公路和桥梁。他们要我派三名工兵去建造师俱乐部。早晨师参谋部还打来电话，要我们准备迎接前线歌舞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局势的平静呢？我和伊戈尔甚至还特地刮了脸，理了发，洗了头，顺便也把裤衩和背心洗了。我们躺在半干枯的小河岸上，等着裤衩和背心晾干，并观看着我们的工兵们制作侦察兵用的木筏。

我们躺着，抽烟，相互拍打着飞到我们汗渍渍的脊背上来的迟钝的牛虻，并且看到，我的副排长在水里翻来滚去，时而露出白色的屁股，时而露出黝黑的脚后跟。他们在水里试验木筏的稳定性。

就在这时出现了参谋部的通讯员拉扎连科。我老远就看见了他。他一只手按住背在背上的啪啪作响的步枪，小跑着穿过篱笆。从他的小跑的步伐，我立刻就明白，这已不是开音乐会的气氛了，大概又是哪一位部队或前线的检查员来了……又得跟着他到前沿阵地上去，领着他察看防线，听取意见。一个晚上又要报销了，因为工程师要对一切负责。

再没有比待在防御阵地上更糟糕的了。每天都有检查员来，而且每个检查员都各有所好，这是一定的：这个认为战壕挖得过窄，运送伤员困难，机枪拖不进去；那个认为战壕挖得太宽，弹片会飞进来；第三个则认为胸墙筑得太矮：要筑40度高，你们看，你们的胸墙还不及20度高；第四个又命令把胸墙全部铲平，据说会暴露目标。瞧，你就让他们全都满意吧！而师部的工程师却完全不管，

两个星期只来过一次，即使到了前沿阵地，也没有说过一句明白的话。而我却每次都得从头开始，乖乖地听意见，立正地站着，让团长训斥：尊敬的工程师同志，您何时才能学会像人那样去挖战壕呢？……”

拉扎连科从篱笆上跳过来。

“喂，什么事？”

“参谋长召您去。”他露出一嘴白牙齿，用船形帽擦了擦汗渍渍的额头。

“召谁？我？”

“是召您，也召化学勤务主任去，说是五分钟后就到那里。”^①

就是说，不是检查员来了。

“什么事，你不知道吗？”

“天知道。”拉扎连科耸耸肩膀。他全身湿透了。“因为，你知道吗……通讯员全被派出去了，大尉刚要睡觉，联络官就来了……”

只好把湿裤衩和背心穿在身上到参谋部去了，排长也被召去。

参谋长马克西莫夫不在，他在团长那里。特别分队的指挥员和参谋部军官在参谋部的窑洞里，营长中只有第三营的营长谢尔吉延科在，谁也不知道任何一点情况。身材瘦高的联络官兹维列夫中尉在整理马鞍子，气喘吁吁地在骂人，他怎么也无法把鞍带系紧。

“师参谋部在装货。别的情况就不晓得了……”

他只知道这一点。

谢尔吉延科俯卧在地上，削刮着一块木片，像平时一样在唠叨：

“刚把消毒室建好，马上又要毁掉，真见鬼。该死的士兵生活！战士们无法忍受了，无论怎么开导也不行……”

反坦克枪的指挥官——浅色头发浅色眼睛的萨木谢夫鄙夷地

① 这句原文为乌克兰语。以下凡是乌克兰语的地方，一律排黑体，不另注。

笑着说：

“什么消毒室……我这里有一半的人接种疫苗后都像您这样躺着。您给他们每人几乎注射了一水杯的什么东西，他们个个都疼得啊呀，啊呀，直哼哼……”

谢尔吉延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也许，要改编，是吗？”

“可不……”侦察兵戈格利德奸笑着说，“前天，塞瓦斯托波尔就失守了，而他还准备改编……人家在塔什干焦急地等待着你哩。”

谁也没有答腔。北方依旧是炮声隆隆。在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断断续续地发出隆隆的响声，一群德寇的轰炸机缓慢地掠过，全都朝北方飞去。

“这帮流氓，是开往瓦卢依基柳树丛的，”萨木谢夫怒冲冲地啐了一口唾沫，“16架……”

“听说，瓦卢依基已被发现了，”戈格利德说道，他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的。

“这个‘听说’，是谁说的呢？”

“是昨天从第852团那里听来的。”

“他们知道得真多……”

“是多还是少，总之是有人说……”

萨木谢夫深深地叹一口气，转过身去。

“总之，侦察兵，你挖了窑洞也徒劳无益，只会给德国鬼子留作纪念。”

戈格利德笑了。

“说得对，完全正确。我挖洞，是说明我在行军。已经第三次挖洞了，却连一次也没有住宿过。”

马克西莫夫从少校窑洞里出来，用阅兵式的步伐径直地走到我们跟前。根据这种步态，一公里以外都能认出他来。他显然是心

情不好。原来，伊戈尔的军服和衣兜全都敞开，戈格利德则丢了一个方形领章。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提醒多少次呢！他问谁缺席了。两位营长和联络官没有到——他们昨天就被师参谋部召唤去了。

他再也没有说话，坐在堑壕边上。他服装整齐，态度冷漠，像平常一样，钮子全部扣上，叼着一个带有美菲斯托菲尔^①头像的烟斗，烟斗不时地冒烟。他没有看我们。

他一来，大家就不作声了。为了不给人一种无所事事的印象（下意识地都希望参谋长在场的时候显得忙碌的样子），大家抖动着各自的图囊，在口袋里寻找点什么东西。

地平线上掠过了第二组德寇的轰炸机。

营长们回来了：一位是矮壮、结实得像纯种逗牛狗一样的二营长卡彼利，他已经不年轻了；另一位是英姿飒爽的一营营长什里亚耶夫，他头上有一绺金发，船形帽豪放地被推到了左眉毛的上边。我们团的人都叫他库兹马·克留奇科夫。

两人都行举手礼：卡彼利行的是文职礼，半弯曲的手掌向前伸；什里亚耶夫则行特殊的基干军人礼，拳头的手指张开，举到船形帽边，直到报告完才放下。

马克西莫夫站起来，我们也都站起来。

“大家都有地图吗？”他的声音是严厉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烟斗灭了，但他还是机械地吸了一吸，“请拿出来。”

我们拿出地图。马克西莫夫打开不大清晰的被手指弄脏了的缩五俄里为一英吋的地图。一条浓重的红线从左到右，从西到东贯穿整张地图。

“请标上路线。”

我们标了路线。很粗的一条线——100公里，终点是诺沃-别连尼卡亚。60小时后，也就是两天半以后，我们应当在那里集中。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恶魔。

马克西莫夫在鞋后跟上磕打磕打烟斗，用小树枝挖了挖，又重新装上烟。

“地图都明白了吗？”

没有人吭声。

“我看是明白了。我们在 23 点整出发，第一个行程为 36 公里，在上杜万卡停留一天，然后以行军纵队进发，当然是带巡逻队和警卫队。行军的次序 10 分钟后柯尔萨科夫会告诉你们，他现在正在安排。”

马克西莫夫的话是很精炼的，一字一句十分清楚。他本可以当一名很好的播音员。

“第一营就地留下，将掩护退却，明白了吗？我提醒大家——要把东西全部带上，不要拉下任何东西。路程很远，你们检查一下鞋和包脚布。”

他的细长的手指握着烟斗，吐出一股短促而强烈的浓烟，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什里亚耶夫。

“营长，你有多少人马？”

什里亚耶夫站立起来，拉平军便服。

“可以作战的有 27 人，加上车伏和病号——总共 45 人。”

“装备呢？”

“两挺‘马克沁’^① 重机枪，三挺‘杰格佳廖夫’^② 机枪，82 型迫击炮三门。”

“炮弹呢？”

“100 发。”

“50 型的呢？”

“一个也没有。子弹也不太多，两条子弹带的重机枪子弹和五、

① 马克沁(1840—1916)——美国设计师。

② 杰格佳廖夫(1879—1949)——苏联设计师。